

现代大学的使命: 面对“大众人”的反叛进行改革

——加塞特的高等教育思想

闫晓云,熊华军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19世纪是个“大众人”的世纪,懒散草率的“大众人”充斥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连作为培养人才的大学竟也沦落为“大众人”的附庸。为此,奥尔特加·加塞特提出,大学要面向“大众人”的反叛进行改革,必须彰显其独有的引领社会风范的作用。

关键词: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人”的反叛;大学的使命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154(2011)05-0025-03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大学的使命》和《大众的反叛》这两本著作中,奥尔特加·加塞特把犀利的目光投注于大学这个培养人才的知识殿堂,并且认识到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沦为“大众人”,大学的使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学必须进行改革,那么大学将从哪进行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

一、大学为什么要进行改革?

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大众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他认为社会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体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在以往的时代,大众人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在当时的欧洲的公共生活中,“大众人”开始掌握最高的社会权力。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人”根本不具备领导社会的能力而他们却处于社会领导的最顶层,这一崭新的现象意味着这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扭转的话将危急整个社会,这就是“大众的反叛”^{[1](P.3-4)}。那么,大众人的反叛是如何体现在大学中的呢?

1. 漫步大学的校园和每一间教室,都可以听到吵闹声,见到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姿态,让人感到一种几乎窒息的沉重的懒散草率的气氛。这种恶习就像瘟疫一样在大学里肆意地蔓延,甚至生根发芽,这不得不让人痛心疾首。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的:“大学就像是机器,由于长期滥用已变得破损不堪了。”^{[1](P.2)}难道这就是知识的殿堂散发出

来的气息吗?难道这就是因人类进步而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吗?全然不是的,所以大学必须进行改革。而当时的西班牙的统治者认为大学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只能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不可逾越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然而,大学的改革如果仅仅局限于纠正大学懒散草率的弊病,对大学的目标只做一些调整、修饰和变更,那么改革最终只是空欢喜一场。考古学家直接从金字塔底下挖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就充分说明了:历史不是渐进的,也可能是跳跃式的。历史跳跃式的突变能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大学的改革如果也是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任何创新的话,那么改革将真的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 西班牙过去的改革都是在模仿别国的模式,并在模仿中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模仿英国的初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理由却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和德国曾打败过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和德国的教育模式是值得模仿的。他们单纯地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拥有良好的学校,这种把学校认定为一种军事力量的看法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个事实: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的话,那么拥有再好再完善的教育也是徒劳的,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取决于诸多因素的,而不仅仅是教育,这种把教育看成一种万能的力量态度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过去15年来,西班牙国内对教育所做的改革是徒劳而没有结果的,所以需要一种全新的改革模

收稿日期: 2011-05-22

作者简介: 闫晓云(1985-),女,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熊华军(1975-),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式来实现大学改革的目标,那么面对大学的种种弊端,该选择从哪儿入手进行改革呢?

二、大学从哪进行改革?

对大学进行改革前,先看看滋生大学生长的这片土壤,这片土壤已被糟蹋的惨不忍睹。当时西班牙所谓的领导者“大众”是怎样一个群体呢?他们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1](P.5)},在他们看来生活总是处于既定的状态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就像水流中飘动的浮标,漂移不定,随遇而安。他们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在以往的时代,“大众”很清楚自己在一个动态而有序的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各安其位。然而在当时的西班牙的公共生活中,“大众”却开始掌握最高的社会权力。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就“大众”一词的涵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也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统治这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正面临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危,乃至文明没落,这就是所谓的“大众的反叛”^{[1](P.4)}。大众的反叛不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同时也渗透到大学这片神圣的土壤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有文化的野蛮人、有知识的无知者。随着科学专业化发展,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使是处于最顶端的科学家也成了“大众”的原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科学家身上看到的都是专业化取代了整个文化。除了一个能够做出良好判断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外,他们只熟悉某一门的学科,甚至对这门学科,也仅仅知晓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在这一领域里,他们才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学有所长的研究者,然而他们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造成这种“科学家”只通晓自己方寸土地中的一切,即“有知识的无知者”的原因绝非偶然,当然也不能归咎于科学家个人的缺点,而是作为文明之根基的科学本身自动地把他变成一个“大众”^{[1](P.107-108)},也就是一个有文化的野蛮人。

2. 有科学的文盲、有修养的白痴。当时的大学只重视专业学科,对于文化学科已近乎遗忘。导致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对政治、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及其他一切科学所持的看法是那么愚昧无知,但是他们还竟然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拒不接受这些方面专家的意见^{[1](P.109)}。文明使他们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却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中,并且对此颇为满足,不仅是“科技人”,就连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也都加入了“大众”之行列。他们同样只守着自己专业的一片禁土,从不跨越雷池半步,固步

自封,还自以为是。这不正是“大众”的特征吗?“大众”的特征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他们不愿从善如流,不愿服从更高的权威等”,就像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的“他们就像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已完全沦为科学的机器^{[1](P.52)},成为有科学的文盲,有修养的白痴。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沦为“大众”,并且这种“大众”还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大学——这个培养人才的殿堂,是否已偏离自身的轨道,毋庸置疑,大学已偏离其中心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要从“大众”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种懒散草率的气息中,寻求大学改革的方向,即:面向社会上的风貌——大众的反叛进行改革。

三、大学如何进行改革?

重要的是大学应该重新认识其使命,使大学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力量。

1. 大学应该把文化学科和专业学科融合起来。大学是为了把普通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修养,具备良好技能的人。而当时西班牙,国内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却几乎完全遗忘了文化教学和传播活动,以致于培养出来一大批“科学的文盲”。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在国内已得到充分地体现。所以在大学里应该再度重视文化教学,向学生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加塞特甚至认为,应该把文化学科确立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核心,并勾勒出了文化学科的基本框架,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两个名称。如关于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生物学)、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等一些基本课程构成了文化学科的基本框架^{[2](P.88)}。

2. 学生只是普通的学生,没必要培养成科学家,并且也不可能全部培养成科学家。这就是说,假如一个学生极其渴望成为一个外科医生的话,那么大学就不需要向他灌输如何成为一个生理学家的知识,尽管他可以接触到一些需要的生理学知识。因为他掌握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所必须的知识 and 技能,学会如何成功地完成手术,知道如何治愈疾病足以。作为一个历史老师也同样如此,他只要掌握了教授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足矣,而不要期望其成为历史学家。毕竟社会需要的科学家的数量是很少的,如果社会需要很多科学家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灾难,不是吗?大学要做的恰恰相反,社会

需要的更多的是像医生、教师、工人等之类的从事具体工作的专业工作者,这些具体的专业工作者才是撑起社会大厦的基石。所以,大学应该把科学研究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才是适当的。

3. 教学要面向学生的需要 在过去,教育一直是以知识和教师为中心的,学生在教育中不是一个基本的要素。以至于学生对学校和教师安排学生接受的知识不感兴趣,最终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为此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大学的建设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大学课程的设置也应该以普通学生为中心,把迫切需要学生掌握,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知识作为一所大学教学的核心,把它看作是大学教学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然后根据学生的需要、兴趣爱好以及自身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4. 大学课程的设置要坚持教育的经济学原理。专门的教育活动不是生而就有的,它是随着人们获取知识的需要与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能力之间产生不平衡时才出现的。学生具有两个特点:(1)他是学习能力有一定限度的人,(2)他为了生存必须掌握知识^{[2](P.70)}。大学就像一位园林工匠一样把果树上所有的废枝全部都剪掉,剩下果树生长必须的枝叶,只有这样果树才能结出累累硕果。所以,大学应该在对学生自身的特点深刻了解后,弄清楚那些知识是学生将来生活必不可少的,对学生所学的课程进行修剪,保证修剪后留下的知识是学生必须的同时也是学生能够真正学会和掌握的,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学到最有用的知识,学校的教学资源也能得到充分的运用,这就是教育的经济学原理。

5. 教师职称的评审要以综合能力和教学能力为标准,而不以科研能力为标准。造成大学和科学之间混乱状态的原因之一是教授职位的授予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对科学和专业来做一个区分,从真正严格意义上讲,科学单指调查研究,即问题的提出、研究及解决的方法等,科学就是创造。然而,一旦得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后,随后依据问题的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科学研究。这就是教师教授一门学科和运用科学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原因。对于担负起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来说,如果同时是一位研究者当然更好,但是事实上,许多研究人员都不擅长教学,而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都不是调查研究者,并不像科学家一样,虽然他们对本学科的知识非常熟悉,但熟悉并不等于研究。教学只是旨在传播和吸收已创造的东西,引导学习者去吸收已创造的知识,所以教师的选择更多的要依据教学能力而不应该是科研能力。

奥尔特加·加塞特的高等教育思想中,提倡把专业学科和文化学科结合起来,教学要面向学生的需要并且坚持教育的经济原理等思想对现代大学教育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在对教师的职称进行评审的过程中,提出的以教学能力为主而不以科研能力为主的思想,对于一些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很有借鉴意义,但是对于一些研究型大学来说未免有失偏颇。另外,对于学生的培养也应该把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不应该一味地重视学生知识掌握深度,还忽视学生知识了解的广度,把二者很好的结合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高境界。

参考文献:

- [1]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佟德治,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4,2,5,4,107-108,109,52.
- [2]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8,70.

The Mission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Reform Facing the Rebels of the “Public” —— Jose Ortega Y Gasset Idea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YAN Xiao-yun, XIONG Hua-ju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Jose Ortega Y Gasset's thought, the 19th century is a century of “Masses”. The so called Masses are lazy and sloppy. They are ubiquitou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society. Once the university that only provided talent training also becomes to a living place of masses. Therefore, in face of the revolt of masses, Gasset calls for a reform to the university in order to recover its leading function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Jose Ortega Y Gasset; rebel of “the public”; the mission of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周红)